



我给妻子做按摩

□向墅平

近来,妻子在我们居住的城市,经营一家小食店。才开张不久,一切还没打理妥当,可谓费时费力。每日凌晨4点就起床,往往忙到近晚上9点才收工回屋。

每当结束一日的辛苦,妻子回屋后,先去洗了澡;然后,换上一身宽松的睡衣,姗姗来到客厅沙发上,四平八稳地躺平了——由我为她完成一件“光荣”义务,做全身按摩。劳累了一天,这是妻子最享受的时刻了。我站到她身边,爱怜地看着她近期明显瘦了一圈的身体,口里轻轻说了声:辛苦啦。接着,我用双手握住了她的小腿,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按摩。我虽无专业按摩技术,但却是用心用情地在做呢。我先是为她仰面按摩一阵,再是俯卧按摩一阵。我手上慢而有力地掐捏着,以缓解她紧绷了一日的肌肉神经。她偶尔喊掐疼了,我就相应减小力度,以让她有恰到好处舒服的舒服感为宜。而且,妻子说哪里最酸痛,我就重点按摩。我按摩着妻子疲惫不堪的身体,也像抚慰着真实而辛苦的生活。

随着我的双手在她依然饱满而富有弹性的身体上,做着还算有节奏的按摩动作,我听见躺平的妻子不时发出梦呓般的声音。此刻,我仿佛觉得,我比春风更柔情比太阳更温暖比菩萨更慈悲。此刻,若不跟她说话,她还真会睡着呢。妻子是在享受我的“倾情服务”啊。可我一番动作下来,身上渐渐冒了汗,手上也略有酸软感。不过,当妻子说:“可以啦——”满脸欣悦地坐起来时,我的心里像是喝了蜜。妻子的笑容是对我最高的嘉奖。

妻子说,以前她在北京打工期间,也付费让专业按摩师按摩过。但,我想说的是,我给她做的按摩,更有专业按摩师不能创造的另一种价值——调节夫妻关系,滋润婚姻生活。不再只是物理运动,而进一步转化为心灵互动,最终升华为情感交融。

妻子性情有些急躁和火爆。在庸常生活里,有时往往为一些小事,向我发怒。她一旦发起怒来,像“母老虎”:双目喷火,声音如雷;并且,老爱从喉咙里迸出两个“惊天动地”的字眼——离婚。不过,这么多年,我早摸准了她:基本只打雷不下雨。我也不会动真格。只是也会沉下脸来,象征性地和她唇枪舌剑“热战”一会;且很快就主动“熄火”。她也便悻悻然“偃旗息鼓”了。接下来,双方会“冷战”一阵子,阴着脸,互不搭理——当然,按摩也就暂时中断。不过,还是我主动打破尴尬:露出微笑,找她搭话。继而,用鼓舞加讨好的肢体语言,让她重新躺在我面前,接受我的按摩服务。

这不,前几日又为鸡毛蒜皮之事吵了一架。今夕,妻子还是半推半就地,躺平在沙发上了。我一如既往,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,很卖力地为她按摩。做着做着,妻子又情不自禁发出梦呓般的声音。我又仿佛觉得,我比春风更柔情比太阳更温暖比菩萨更慈悲。沙发上享受我按摩服务的妻子,又从发怒时凶巴巴的“母老虎”,变成温柔可爱的“小绵羊”。我的心底,也溢满了柔情——我的结发人啊,我情愿长久地为你做免费专职按摩师,到老到天荒地。

通过坚持给妻子做按摩,我竟渐渐掌握了一门夫妻恩爱的“诀窍”;从而,描绘出一幅“岁月静好,幸福悠长”的俗世生活画面来……

(作者单位:万州武陵中学)

“噼里啪啦”里的父爱

□徐成文

父亲是村里的专职会计,账本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,全凭他的双手在算盘里拨弄出来,“噼里啪啦”的算盘声,响彻在父亲大半的人生里。

一个夏日午后,嗜午睡如命的父亲并没有休息,他一把揪住正打算出门去掰地果的我。“站好!”父亲一声呵斥,惹得屋檐筑巢的燕子也收紧翅膀,呆在巢口看父亲。我第一次标直地站在父亲跟前,不知自己犯了什么“天条”。

“从今天起,跟着我学珠算!”父亲淡然而坚决地说。

算盘,在父亲粗拙的双手里,犹如圣物,一长串一长串的数字,“噼里啪啦”之后,结果就出现在本子里。但我长大了不想当会计,嘟着嘴,给父亲回复一个“不愿意”。父亲不会察言观色,他读不懂我的表情。

皓月朗照。父亲的嘴里,不再是那些极具诱惑力的聊斋故事,他教我背诵珠算加法口诀——一上一,二上二,三下五去二,五去五进一,八去二进一……烦琐、枯燥,这些父亲熟稔如常的,我却背上句忘下句。旁边的同伴挤眉弄眼,我的心早已飞到“躲猫猫”的游戏里。

父亲之前是村里的小学教师,他深知教育要与实际紧紧结合的道理。他取下那把黑色的算盘,教我识别一些专业术语——顶珠、上珠、档、下珠、底珠、梁……我知道了梁上“1”珠代表数字“5”;梁下“1”珠代表数字“1”。在父亲的和风细雨中,我能简单地十以内的珠算加法。

和风细雨中也有暴风骤雨。会计一年最忙的时节是腊月,父亲要对全村大大小小的账目进行一一核算。那些瑟瑟发抖的日子,父亲几乎不参与生产队的农活,一个炭火明亮的烘笼常置于身边,他一手在算盘上“噼里啪啦”,一手哈一口热气,在账本上郑重地写下一行行数字。“来,你来打算盘,我来记录!”为检验我的真才实学,父亲把在地坝活蹦乱跳的我喝住。父亲报数字,我拨弄算珠。最后,父亲终究是不放心我的,他会把那些我珠算的账目一一核算。18处账目,我错了4处。父亲的脸立时冷风猎猎,直逼我到冰窟。惩罚来了——他本打算中午走人户带我的却带上了妹妹。想象办事那家餐桌上可口的饭菜,我垂涎三尺,但只能与母亲在家,啃难以下咽的红薯棒子,我寡言,谁让自己不小心拨弄错了算珠呢。

小学数学课开设了珠算。我像个“人精”,总是抢说老师的讲话。老师打听到父亲早已教会我珠算,就让我做“小老师”,课余辅导其他同学。五年级的“六一”节,乡里举行小学生珠算比赛,我代表班级参赛,拿了个第三名。回家后,父亲捅下悬挂在灶屋上空的猪脚,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。但,父亲要我更上一层楼,教我学习减法、乘法、除法的珠算。

中学成绩还算不错的我,考个学校应该不是问题。父亲说,考财经学校吧,以后做个会计,工作挺轻松的。我觉得会计有些枯燥,每天在“噼里啪啦”的算盘声度日,我十分不愿意。父亲也算通情达理,他尊重我的选择。

我考上了师范,毕业后做了乡村教师。上班第一天,父亲挑着我的家当,我则背着一些书本。一路上,繁花似锦,生机勃勃。我不知道学校安排我教学什么课程,但父亲却很郑重——你要让农村娃儿学会珠算,以后大有用场。我知道父亲说的“大有用场”,无非就是开店设铺,经济往来,用算盘方便省事。

父亲老眼昏花了,把会计这个岗位交给了一个读过高中的后辈。家里杂七杂八的开支,父亲依然用算盘盘出记录在本子上。父亲每次使用算盘,先要掏出手绢,擦拭一番。有时,他熟睡在椅子上,算盘却紧紧攥在手里,生怕被人盗走。女儿那会正读小学,学校已经不要求学习珠算,但我却像父亲当年,“逼迫”女儿学会了珠算里简单的加减乘除。虽然,电子计算器的普及,算盘会成为古董,但我常常劝慰女儿:“艺多不压身,学会了珠算,也不妨碍你使用电子计算器啊。”

父亲离世,我让算盘随他而去。直至今日,我的脑海里偶有“噼里啪啦”,我知道那是父亲拨弄算盘的声响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三中)

我成了孙女的“粉丝”

□黎强

孙女的生日是3月19日。

孙女还在她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我和孙女的奶奶,从此就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喝酒了。

慢慢地,孙女牙牙学语了,从蹒跚学步到现在跑得比我快,哪怕我追都追不上,我还是努力想追上她。一趟下来,累也有,汗也有,更多的是快乐!

再后来,孙女可以指着商场、超市让我买“家什儿”的时候,我只能买适合她的,而不是一味迁就。孙女用她的小眼睛斜看我,我知道她是表达不满。但我也喜欢在心里,而不心软。我想如果将就了她,我今天成不了她的“粉丝”。

自从孙女进启蒙班或幼儿园,无论春夏秋冬,无论刮风下雨,只要我时间允许,我必定接她上学、接她放学。放学后,孙女的提问特别多。譬如说,“狼来了,为什么吃掉的是小羊”?我回答说,这是童话故事。反正,孙女的问题特别多,但我喜欢她这样考我。

当爷爷的我总觉得我某一天会被孙女“烤焦”,于是,至今我都坚持每月给她这个年龄段的阅读能力范畴买书,实际上也是为了我自己怕跟不上孙女的提问,提前做好功课。

退休赋闲在家,有时间充实自己对现代儿童教育的理念、设计和运用。今年,六一节之前的某一天早上,我去接她上学。孙女忽然对我说,爷爷,你是我的“粉丝”了。我大惑不解,咋,我成了你的“粉丝”?孙女搂着我的脖子说,爷爷,我每天早上在10楼家里面的玻璃窗前看到你,你总是准时准点来接我上学,如果你不是我的“粉丝”,咋就不多睡会儿嘛?

一听,我的眼眶红了、模糊了。孙女似乎懂事了,说,爷爷,你真是“粉丝”,见了崇拜的人,就想哭吗?

我不敢解释过多,她毕竟还不明白谁是谁的“粉丝”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《寻道启智:朱渝生书法篆刻集》面世

一部跨度40余年时光,名为《寻道启智:朱渝生书法篆刻集》近日与读者见面,并同步推出电子书稿。

该书收录楷行草隶篆五体书法80余帧,篆刻印存230余枚。印文既有诗句、警句、成语,亦有布币印、封泥印、藏书印、集邮印、人名印、肖形印等,多用篆书入印,亦见行草、隶书、魏碑等简化字入印的作品,突显文字之美,艺术之雅。作者师法传统,墨韵金石,刀笔并进。此书是作者退休后出版的首部书法篆刻作品集,可谓厚积薄发。

(文讯)

